



哲理小簿

□方寸

# 彩虹之光

雷声贴着头皮滚动，闪电在窗外霹雳一般爆闪，将比夜还要黑的乌云撕裂。远山和深海隐遁了形迹。

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我如在云端，身下不是床，竟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叶扁舟，每次剧咳似乎都能让这叶扁舟翻沉。扶着床沿喘息之际，一杯水递过来，一只手轻拍我的后背。散乱的发丝外是儿子若隐若现的脸，微皱的眉头挂着担忧。心神稍定，我接过水杯。温润的水，抚过浮肿的唇、火烧的喉和干渴的心。

“谢谢哥儿。”沙哑的声音扯出一丝笑。

“不用客气。”儿子的声音透着小心和疼，“好点儿没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我拉过儿子的手，将手背贴在脸颊上蹭了蹭。

“你睡吧。我们都写完作业了，一会儿洗漱。洗漱完了就睡。”姐姐接走小弟手中的水杯，凑过来轻声说。我拉过姐姐的手，将手背贴在另一个脸颊上也蹭了蹭。两只手一大一小，又温又软。姐姐关了大灯，弟弟拍拍我的胸脯，两人轻声蹑足进了卫生间。窗外风雨继续，闪电稍弱，身下扁舟稳了不少，我沉沉睡去。记不清多少次了，他们如此照顾自己和病中的我。

都说父母是孩子的大树，为他们遮挡风雨，为他们撑起一片天，为他们铺就一条路，我却常常觉得他们是我的光，用他们的童真、稚嫩和无条件的爱与信任给予我柔软，浇灌我日成戈壁的心滩，带我穿透黑暗壁垒重启六感，再次发现新奇与自然。

带着儿子去散步，行程进展特别慢。他一会儿隔着橱窗看蛋糕，“看！妈妈，那上面有个奥特曼！”一会儿指着一个小

孩儿，“看！妈妈，他身上有个青蛙，还戴着王冠！”我很有些不耐烦，预定路线是要从这条街绕到那条街再转个圈，现在倒好，这条街走了还不到一半。按他这个走法，啥时能散完步啊？又蹲在地上不走了！是不是又在看蚂蚁搬家？火燎着脚走近，他指着刚破土的小草尖轻声说：“看，妈妈，小草也想出来散步。怕被踩着，探出脑袋看情况呢。”看草芽尖再看看他，有些愣神，我多久没有停下脚步，凝视一叶小草一朵花苞了。

饭桌上，我们捧碗执筷悄声吃饭，电视里播放着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取回土壤的新闻。哥儿突然问：“妈妈，月球的背面是什么？”

“是山。”很多信息在脑子里绕来绕去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时候，姐姐给出了答案。

“山的背面又是什么？”小弟接着问。

我和爸爸瞪着眼睛思考。“还是山。”姐姐的答案让我们相视而望，在彼此眼神里都看到了钦佩，还有愧疚。钦佩的是姐姐将复杂化为简单，小弟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从没思考过的问题。愧疚的是，我们如此麻木、机械、无感又无趣，我们看似知道很多，实际何其无知，我们早已丢失了探寻、好奇和追问的能力。

感谢你们，孩子们！谢谢你们常常提醒我：你曾经也是个孩子，也曾对世界充满新奇，你的身体里其实一直有颗童心，你其实从来不曾忘却充满童真童趣的童年。

有人说孩子是一张白纸，家长可以任意涂写画。有人说孩子是个“小大人”，是还没有发展完全的“未完成品”。前者

过分强调后天的教育作用，忽略了孩子的天真天性，后者纯粹是站在成人角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臆想，将孩子看作成长路上的青涩阶段，而路的尽头是成人的终极阶段。

卢梭说，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独自存在，就像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，是自然中有生命的植物。是啊，他们是“本能的缪斯”，天生的音乐家、舞蹈家、游戏玩家。他们身上充满自由生命的灵性，不论思维还是行为都充满艺术性、创造力，常常说出很多大人都难以思及的哲思道理，所以他们还是天生的艺术家、哲学家。

常常想起华兹华斯的那首《虹》：

我的心跳荡，每当我目睹  
彩虹横贯天宇  
我生命开始时，是这样  
我长大成人了，是这样  
但愿我老了，也还是这样  
否则不如死去  
婴儿本是成年人的父亲  
因而今后的岁月，我可以希望  
贯穿着对自然的虔敬

孩子，虽说我给予你们生命，你们却让我明白自由生命的意义。如果说我们是你们自然生命的创造者，你们则是我精神灵魂的引领者，用横贯天宇的彩虹之光，指引着我这个在成人之旅上漫游的迷途者。

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有牺牲，你们的童年永远不会消逝，同时帮助我以及更多人找回消逝的童年。

栖霞市西城镇往东，大约1公里处路南，有一条曲折曲折的水泥盘山路直通山顶，山顶平坦如砥，当地人称“天门顶”，四周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。站在山顶上，仿佛置身于绿色的草原，仰望蓝天心旷神怡。

草地上大多是细如牛毛的胡子草，俗称羊胡子毛。草细如丝，柔软如绒，躺在上面，就像躺在沙发上一样舒畅。

说来也奇怪，草地上几乎是清一色的草，只是间或有几处零星开着一簇簇黄花，娇艳欲滴。

头顶蓝天，脚踏绿地，眼观黄花，微风过耳，整个人瞬间宛若离开了凡尘，走进了神仙境地。

而在这片草地的四周，却是层峦叠翠，绿意葱茏，密密麻麻的松树将连绵起伏的群山装扮得巍峨壮观。

极目远眺，天地相连。绿的树、蓝的天、白的云，将天地定格为一幅阔大的水墨画。画中树，雄姿英发，好像一队队列阵的士兵，等待着吹响冲锋的号角。或许，这些傲然挺立着的松树，正是传说中唐二主东征时，那些勇敢士兵的化身吧。

传说，唐二主东征时，在栖霞官道的岗山安营扎寨，其中一小队官兵被派做前锋，前往栖霞小庄打探消息。因为不熟悉地形，误入天门顶南面的一座小山中，恰巧被驻守在天门顶上的敌人发现，于是，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。

敌人居高临下，箭矢横飞。好在官兵所处小山松树茂密，借着松树的掩护，迎头痛击敌人。双方箭来矢往，打得不可开交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，依然不分胜负。

时值初冬，北风呼啸，风声、箭矢声、声声刺耳。正当激战白热化时，风向不可思议地突转为南风，这在冬天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官兵方面立刻派出几个人，从侧翼向天门顶摸了过去，趁敌不备，放了一把火。火借风势，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。天门顶上的敌兵无处可逃，被活活烧死。大火烧了整整一天，天门顶周围被烧了个精光，从此，大火烧过的地方再也没有长出松树来。现在天门顶上的草地大概就是当时被火烧过的地方吧。

官兵险胜，却也损失惨重，伤亡过半。军中的两匹战马也在交战中被敌人的箭矢射中，双双殒命。战马两颈交叉，横卧山坡，呈仰天长啸状，似乎不甘于就这样离开世间，然而却不得不从此长眠于这里，永远守护着一方安宁。

若干年后，这两匹牺牲的战马化作了巨石，掩映在苍翠的松树丛中。历经风霜雨雪的岁月洗礼，巨石与山融为一体，四周松树繁茂，蔚然葱郁。巨石的缝隙里长满了野草，远远看去，野草恰如马鬃，更像是迎风猎猎的旗帜，而那些挺拔的松树不正是那些勇敢士兵的灵魂再现吗？

天门顶一直默默无闻地存在了1000余年，不为外人所知。后来，一些有心人将那些传说的历史碎片拼接起来，再现了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，让那些勇敢士兵的牺牲精神得以传承，激励后来人守护一方热土，建设美好家园。



三伏天的烟台，“酷暑、苦夏、火热、闷热”这些词语好像被天公扔到海里了。因为与海无缝衔接，烟台的伏天相当凉爽宜人。

每天清晨，我都是被清凉的海风叫醒的。阵阵的凉风扑在身上，就像清凉的山泉水浇在身上。睁开眼，哦，天亮了。一骨碌爬起来，节奏明快的一天开始了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趁天公作美，趁我精力旺盛，努力把家园建设得美丽些。

五点钟我们就出发了。驾车出门就是鱼鸟河西路，大街上空旷无人，偶有一辆车旋风似的擦肩而过，车主可能也和我们一样，早早起来谋生计。鸟儿从鱼鸟河对岸飞过来，在空中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。这儿也是鸟儿的天堂。蜿蜒的鱼鸟河悠悠入海口，两岸树木成林，青翠欲滴。河边的高楼大厦立在清凉的晨曦中，很安详。

一路向北，几分钟就到了海边。海风轻轻地吹，海浪慢慢地摇。海面就像阔绰的起伏的深蓝色绸布。东方的海平面上开始泛起橘红色的光晕，一会儿太阳公公就该从海底爬起来了。成群的海鸥在海滩闲庭信步，有的用翅膀拍打着海浪，有的在海空奋力翱翔。它们是大海的精灵。大海因哺育了它们而充满灵气，它们因为大海的胸怀宽广而快乐无边。我们这些生活在海边的人，同样享受着海的恩惠。比如这凉爽的海风，犹如天然的空调。清晨带给我们力量，晚上拂去我们的疲惫。傍晚，海面上像煮饺子，沸腾了。人们投入大海的怀抱，泡在沁凉的海水里，立马暑气全消。

美丽的海岸线边中西式建筑林立，它们都被绿荫簇拥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大海。天涯海角的钟灵毓秀尽在眼前。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吧？山海相依，白云飘飘。大海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惊涛拍岸。

滨海中路上的车辆慢慢多了起来，我也稍加油门好早点到达目的地。

临近中午，业主提着一个大西瓜来了。他笑眯眯地说：

“辛苦了你们，吃点西瓜解解暑。”西瓜很甜，吃到肚子里凉悠悠的。海边人家就是厚道，有着海一样的情怀。

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，吃过晚饭，洗漱完了就休息了。临睡前看着手机，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朋友发了朋友圈：今日满房！后面是一个努力的表情。对呀，凉爽的烟台的确实是最理想的避暑胜地。

# 天门顶与双马石

□林春山



夜里的风雨，天放亮时彻底停了，我也照例出门早练。

林苑的步道上，散落着一层白里透黄的槐花，我知道，这是被风雨打落的。暮微中，地上的槐花像一颗颗苔米，踩在上面，脚下有松软之感。这不免让我想起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中，关于槐树和槐花的描写：“北国的槐树，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天的点缀。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，早晨起来，会铺得满地。脚踏上去，声音也没有，气味也没有，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。”

胶东人对国槐有着别样的感情，龙口民间也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叫作“门前一棵槐，不是进宝就是招财”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“槐，木也”。从木，鬼声。”《管子》云：“五沃之土，其木宜槐。”可见，中国人有着浓浓的槐树情结。

既然槐树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，槐树又是老而又老的民俗，那么，看到槐花飘落，人们自然会生发许多感慨。比如，白居易《暮立》道：“黄昏独立佛堂前，满地槐花满树蝉。

大抵四时心总苦，就中肠断是秋天。”当时颇贫病的白居易，又遭服母丧，满地槐花不禁引发了他心中的愁苦。

我以自己惯常的步子走着，“风定花犹落”（宋·释正觉《偈颂七十八首·其一》），偶尔落于我肩头的槐花，没有引发我如白居易般的愁苦。我只是觉得，曾经于“慈恩塔下题名处”写下“十七人中最少年”的他，实在是个多愁善感之人。公元800年的那场大考，虽然顺利通过，但考前“此生知负少年春，不展愁眉欲三十”（《长安早春旅怀》）的诗句，让后人至今读来，无不感到白居易的紧张。

槐树是唐代长安城常见的树木。唐诗中描写槐树的诗句很多，其中，有的把槐树直接和科举考试相联系。如，齐己《答长沙丁秀才书》曰：“月夜便车奔帝阙，年年贡士过荆台。”

与科举有了联系的槐花，也便成了唐代科举考试的一个典雅意象。“礼闻新榜动长安，九陌人来走马看”（刘禹锡《宣上人远寄和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继之》），“御柳垂仙掖，公槐覆礼闱”（唐·沈佺期《和户部岑尚书参迹枢揆》）。唐代进士科举考试主要由礼部主持，其会试之所称作“礼闱”，故而，槐树就被赋予了象征权力与地位的政治含义。

唐代科举考试未中进士的考生，当年七月并不离开京城长安，大多借闲宅、寺院居住，作新文章。有些人还凑钱备下酒馔，请人出题私试。正当槐花泛黄时，他们将新文章投献有关官员，以求荐拔。因此当时有俗语说：“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”

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之谓，出自唐·李淖《秦中岁时记》：“进士下第，当年七月复献新文，求拔解，曰：‘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’”唐·辛文房《唐才子传·翁承赞》亦载：“唐人应试，每在八月，谚曰：‘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’翁承赞《咏槐花》云：‘雨中妆点望中黄，勾引蝉声送夕阳。’得当年随计吏，马蹄终日为君忙。”甚为当时传诵。”是故，到了宋代，苏轼作诗道：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厌伴老儒烹瓠叶，强随举子踏槐花。”《和董传留别》苏轼称赞友人董传：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诗中的“强随举子踏槐花”，正是借用了唐代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的典故。苏轼以此鼓励董传要不惧挫折，努力求取功名。

我边走边想着与槐花有关的典故，不知不觉间，花木间氤氲的雾霭逐渐散去。林苑中的人多了起来，槐树上的蝉鸣也是此起彼伏。看着满地槐花，听着满树蝉鸣，我知道，从我身边不时跑过的人和我一样，也喜欢这片槐花，也欣赏槐林间的花香鸟语。



# 海边人家

□张铁鹰

海边人家就是厚道，有着海一样的情怀。

回到已经精疲力尽，吃过晚饭，洗漱完了就休息了。

临睡前看着手机，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朋友发了朋友圈：

“今日满房！后面是一个努力的表情。

滨海中路上的车辆慢慢多了起来，我也稍加油门好早点到达目的地。

临近中午，业主提着一个大西瓜来了。他笑眯眯地说：

“辛苦了你们，吃点西瓜解解暑。”西瓜很甜，吃到肚子里凉悠悠的。海边人家就是厚道，有着海一样的情怀。

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，吃过晚饭，洗漱完了就休息了。

临睡前看着手机，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朋友发了朋友圈：

“今日满房！后面是一个努力的表情。

滨海中路上的车辆慢慢多了起来，我也稍加油门好早点到达目的地。

临近中午，业主提着一个大西瓜来了。他笑眯眯地说：

“辛苦了你们，吃点西瓜解解暑。”西瓜很甜，吃到肚子里凉悠悠的。海边人家就是厚道，有着海一样的情怀。

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，吃过晚饭，洗漱完了就休息了。

临睡前看着手机，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朋友发了朋友圈：

“今日满房！后面是一个努力的表情。